

地气

□李晓

“你看你看，地下在冒气！”乡下的王叔睡在草坡上，他这样惊叫着对我说。

王叔说，这就是地气，地也有嘴，地也和人一样呼吸呢。这是他认定的道理。

王叔是留守在老家村子里的老人，我常常回去陪他。在我心里，王叔那在土里的小小身子，贯通着地气，地气里生长出的庄稼，养育着乡人、城里人。

王叔也是蹲在我心里的一口气，他是老家乡野里吐纳出的一股地气，混合在草木气息里，成为一种袅袅飘动的乡愁。

酷暑时节，大地滚烫，一场狂风骤雨，让干渴大地急急吞下天降雨水。正是稻子沉甸甸下垂的成熟季节，我和王叔在稻田边走动，浓浓稻香从金黄的田野里升腾，一瞬间贯通了肺腑。王叔拍拍胸脯，大口呼吸，他说，你看，地气又钻出来了。

王叔的背有些驼，与风吹大地尘沙形成山丘有些类似。像王叔这样的老庄稼人，对地气有着骨子里的敏感。那年天旱，稻田里龟裂成一个个窟窿，从窟窿里蹿上来的阵阵热浪，如一个人粗重疲惫的喘息。王叔后来对我说，他也感觉到了地气。

地气是地中之气，是大地山川赋予的精华灵气。在苍茫的天地间，大地上的地气缓缓上升，化为云，变为雨水，在这样循环的蒸腾复间，天地间弥漫着浩浩地气。

我去一个林木参天的古道漫游，包裹浸透的石板路，被人与牲畜的脚步磨得起了小坑小槽。遥想当年，驮运盐巴茶叶桐油的骡马，被人吆喝着在云天之下赶路，“踏踏踏”的足音萦绕在寂静群山间。而今我行走古道，群山深处，只有松涛阵阵，在想象中的渺渺地气里，浮现起那些赶路先人的身影，让我有了庄生梦蝶蝴蝶的恍惚。

在古镇的老房子里，行动不便的87岁的许大爷斜躺在床上，目光怔怔地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网。许大爷住在祖传的老房子里，那天我进了老屋，感觉有一股湿润气流从木质房间里，我摸上一把，掌心里有了一丝凉意。在这经年的地气里，老家家具也发霉了。许大爷执意不搬走，他就一句话，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接地气。

我喜欢行走在山野的荒芜之路上。和我同样爱野外徒步的老牟，穿一双草鞋徒步，称那些茅草覆盖荆棘丛生的土路为“毛狗路”，意思是乡野土狗行走的小路野径。那年秋天，我和老牟在这样的“毛狗路”上相遇，尔后常邀约结伴同行，后来成为知交。

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山野道上行走，我和老牟时常陷入一路无言的沉默，却从未觉得尴尬。在白露过后的季节里，老牟喜欢持一根木棍，他走在前面用木棍拨开娑娑草木从开路，有时可以听见露水从草间滴落的声音，与荷叶上随风摇曳的水珠声音是一样的。有一次老牟把木棍伸向草尖舔露水，他欢喜地说：“这露水有甜味。”我和老牟在一个山道上行走，遇到一棵古水杉树，龙脊虬枝，直耸苍天，树高约35米，胸径约2.5米，冠幅达22米，树龄有500多年，据说它是世界上树龄最大、胸径最粗的水杉母树。晚上，我和老牟把随身带的帐篷搭在树旁，决定在那里睡上一夜。那正是中秋节后，半夜醒来，一轮玉盘满月浮在蓝汪汪湖水般的天空，望远山如墨，身旁这棵水杉树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盘卧而踞的树根下，似有股地气蹿动。

去年，老牟和妻子去上海了，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友人走了，我心里好生空落。而今我独自行走山道上，有时故人忽上心头，我就靠在一棵河边吮吸着地气，给老牟发去寥寥几个字：“老牟，我在山里想你了。”后来感觉这样的信息实在有些矫情，于是我就面对空旷深谷打开肺叶大喊几嗓子，空谷传来回声。想一想这人世，结伴而行只是一段匆匆行程，更多的时光是散落四方，各为生计前程奔忙。悄然想念了，就会在时空之下盘腿而坐，遥遥相望中，袅袅地气贯通了心头。

一个人行走于世，生命要接通天地之间的地气才充盈饱满。大地万物，也要靠地气滋润方能勃勃生机。

地气，也是人间烟火气，它最抚凡人心肠。

炊乡烟土

一天夜里，我走进了老牧人家的院子。他住在毕勒古泰山脚。他正坐在台阶上抽旱烟，几十只羊在黑暗中发出“咩咩”声。我说：“我又梦到河流和黄骠马了，与您那天描述的场景一模一样。”他叹了口气。我接着说：“我儿子乌日根4岁那年，我受伤了，还是您教他学的骑马，一转眼20年过去了。现在他人没了，那匹黄骠马也不知所踪。”他依旧没有说话。我起身要离开时，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那天阳光太刺眼了，什么都看不清啊。”

那天确实异常闷热，眼前的景物泛着一层白光。乌日根去西日嘎河边给黄骠马洗澡，却再也未回来。3天后，他溺水的身体被南边村子的牧人发现，并报了警。半个月后，本就心脏不好的妻子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整日沉浸在绝望中，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有一天，我爬上毕勒古泰山顶，往南望去，隐约看到了乌日根的身影。他牵着黄骠马，沿着蜿蜒的河边走去……

下山的路上，我碰到了老牧人。我说：“刚才我看到乌日根了。”老牧人的脸上露出忧伤的神色。他抱着我哭起来。他说：“将来我们都会去‘德巴占’报到。”

日子被无限拉长了。我把剩下的两匹马送给了外村的亲戚。这两匹马和那匹黄骠马是儿子的最爱。每次看到它们，我都悲从中来。后来，我把十几头牛也卖了。我成日沿着河边走，走到筋疲力尽，然后回家倒在炕上沉沉睡去。夏末一天清晨，天气微凉。我碰到了老牧人。他拉着牛车往东走，牛车上躺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比乌日根大十几岁，10年前从马背上摔下来，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本就老来得子，这一下全家垮掉了。他的妻子前年因病走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他跟我说：“儿子最近又严重了，去旗医院看看。”我犹豫着问：“那羊群谁看管？”他说：“已经卖了。”我无奈地点头。

我再次爬上毕勒古泰山顶。乌日根出事那天，一个年轻牧人看到老牧人站在山顶。从山顶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天际，包括乌日根消失的那个河湾。乌日根经常在河湾刷洗黄骠马漂亮的脊背。我问老牧人：“看到我儿子了吗？”他说：“眼前一片白，什么也看不清。”

我不敢相信一个小小伙子会被浅淡的河水淹死。

秋天来临，草原更加荒凉了。我去买酒时，从几十米开外，看到商店门口几个年轻人围着一辆白色轿车站着。希日呼坐在驾驶位，煞有介事地跟他们聊

着。希日呼看到我，关上车窗，匆匆地开走了。几个年轻人继续谈论希日呼。有人说：“这小子啥都干，据说这两年倒腾马赚了不少钱。”

我沿着河边继续走，秋季的水位已经下去不少，有的地方露出了河底的石头。这时，曾经告诉我看到老牧人的年轻牧人来了。我说：“老牧人没有看到。”他说：“也许吧，那几天真是半块云彩也没有。那匹黄骠马再也没回来吗？”我说：“不可能回来了。”他说：“乌日根把那匹马照顾得太好了，去年还有人想高价买他的马，他坚决不同意，说这匹马就是他的命。”

年轻牧人骑马走后，我突然决定去寻找那匹黄骠马。

一夜过后，我背上行囊，沿着河边向南走去。黄骠马最熟悉这条河了，它不会离开这条河。阵阵秋风袭来，无边无际的山地草原展现在我眼前。每当我走过一个村庄就会询问有没有看到过黄骠马。我可走了整整一个秋天，也没有找到。

回到家，我望着空荡荡的屋子和院子，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再次回到了过去，每天喝酒度日。

初冬的一天，年轻牧人开着拖拉机，带着村里的几个小伙子来到我家院门口。他们二话不说把两吨煤卸在院子里。我掏出钱，让他们不要。几天后，我主任又带头给我送来了米面。我说：“我不需要这

些，还是给老牧人吧。”村主任说：“老牧人不知从哪弄到了一些钱，已经带孩子转到市医院看病了，今天冬天不回来了。”我站在院子里，感到迷茫。

转眼到了春天，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为了继续生活下去，我买了十几只羊。我不能辜负对我好的这些人。我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一天夜里，我从电视里看到，一个记者正在采访一家马场的经理。他们身后的铁柱上拴着三匹马，其中一匹跟我儿子的黄骠马一模一样。黄骠马突然看向镜头，我们四目相对。我确定，它就是丢失的黄骠马。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我走进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派出所派了两名警察，一名警察出去找，另一名年轻的警察认识我。我说：“孩子啊，你一定要相信叔叔的眼神。”他问：“您还记得是哪个频道，什么节目吗？”我全然不记得了。他打开电视机，用遥控器转换频道，让我仔细看左上角的图标。我终于指出了一个图标。他说：“叔，我不换台，紧盯这个频道，等待重播。您先回去休息。”

我没有回家，坐在电视机前，一刻也不敢动。时间过得很慢，出去找狗的警察也回来了。两名警察一起陪我看电视。窗外的春风卷起了黄沙。中午，电视上终于重播了昨晚的节目。年轻警察赶紧开始做笔记，另一个用手机拍摄电视屏幕。当那匹马再次出

寻找黄骠马

(节选)

□阿尼苏



雪山牧场

李昊天 摄

水流细细时，溪流很薄。尤其是山溪，好多天不下雨了，水的流量就小，薄到窄窄的、细弱的、细细的，有些地方，从高处流向低处，山溪看上去如线，真的很薄。薄有薄的好处，它起码是温顺的，水流又凉又清，晨可见一溪烟，还可以见到小石斑鱼在溪水游来游去。溪一薄，人

容，丰沛的情感，还有让我读后仍然记得的好文章。薄薄的书，翻阅起来感觉轻松，没有压力，这样的阅读令人心情愉悦。虽说读那些连篇累牍的厚厚大书会让人有大收获，但纸质不多的薄书也是一种阅读体验。厚书是大餐，薄书是一款精致菜肴，一种独特风

薄之美

□浅水

就可以沿着这条溪，溯流往山里走。那年，我坐在清澈薄溪中的一块大石头上，看见山间的另一种风景。我在想，一条山溪，如果不再薄，它要度过枯水期，也许是等一场雨。一个人暂时遭遇干旱，口渴生烟，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也会迎来生命溪流的丰盈之水。

用一根一根蚕丝，经纬编织而成的丝绸面料，真的很薄，如水一样薄。丝绸的优雅在于薄，薄薄的丝绸用手去触摸，指尖光滑清凉。每个人都有与丝绸有关的故事，丝绸是江南小桥与天青色。多年前，我在苏州观前街买回一块丝绸手帕，纯白的绸缎上画着一枝墨荷，还写了一行娟秀小字。在这么柔软，这么薄的丝绸上题字作画，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从此，让我记住了苏州，记住了丝绸的清涼温润，丝绸的古雅柔薄。

我有一本孙梨的《尺泽集》，放在身边数十年，薄薄的200页，觉得其中的世事变故、人情冷暖、宁静沉潜，比许多书都厚。薄书之中有丰富的内

味和风格，所以，在我的手边，常有薄书，除了那本《尺泽集》，《金蔷薇》《漫步遐想录》《山家清供》《吴船录》也是薄书……想起时会翻上几页，忙碌时暂且放下。薄书，虽薄，但内容不薄、情感不薄、感悟和哲思不薄，我喜欢书里的那些智慧文章，在过往的阅读经历中，得感谢这几本薄书。

一碗薄粥，度数不高，最适宜两个初识朋友相聚畅叙。这样的酒，可助兴，可怡情，饮得酒的真趣。也可以说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饮，温文尔雅，有诗、书、画的闲情逸致。薄酒之薄，指聚会时的桌椅简陋，环境简单，菜蔬简洁，有君子往来的谦谦之风。一壶清冽薄酒，出现在朋友的饯行宴上，就像“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像“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酒薄，情义厚。

清亮的粥，能够照见人影。这样的粥，是过去清贫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生活回归到原点的本质。过去来的人多，煮一锅粥得多放水，才能让一家人吃得过

来时，我惊呼起来：“绝对错了，这就是我儿子的黄骠马啊！”节目很快就播完了。年轻警察跟我说：“叔，我们了解情况了，我们联系电视台，进一步核实情况。”我还想说点什么，可是屋里进来两个牧民，一个说丢了几头牛，另一个说家里老人病了……

我走出了派出所。人们都在忙着各种重要的事情，我却为了一匹丢失一年的马在为难警察。想到这，我悄悄地走回了家。

黄昏时分，我再次走进派出所。没等我开口，年轻警察就说：“叔，已经联系上马场经理了，经理说那匹马是从一个生意人手里买的，但那个生意人暂时联系不上，而且这个生意人也是从另一个生意人手里买的马，手续都很齐全，并不是捡到或被收养的马，您再等等。”我说：“孩子，我来不是为了询问黄骠马的下落。我来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放下了，你们也别再为我的事操心。”

大概过了半个月，当青草慢慢长起来时，飞扬的黄沙也就停歇了。在西日嘎草原上，真正的春天总是来得晚。等草再长起来一些，我就可以牧羊了。村里又有几个年轻人买了轿车，他们开着车窗，欢呼着奔向城镇。我一天又一天，机械地盘算着日子。我想着，以后就这样过下去吧。我也试着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夏季到来时，我突然晕倒在羊圈里。这个感觉很奇怪，身体就像棉花一样松软，起初能看到天空和土路，接着什么也看不清了。我的意识在引擎声中苏醒过来。村里的年轻人开着轿车，把我拉到了医院。在医院治疗几天后，我才恢复了一点体力。

我出院后回到村里，开始放羊。亲戚把原来的两匹马送过来了，我重新骑在了马背上。西日嘎山地草原没有任何变化，始终保持着自然的形态，这片草原，这还有身边的牲畜与我呼应。我们之间产生了奇妙的连接，分不清彼此。也许是因为我经历了一场灾难，在巨大的悲苦中慢慢往前走，每走一步都会被看不见的荆棘刺伤，才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风景。我从心底感谢牧民们对我的帮助。

我不再询问黄骠马的下落了，有些失去的东西，也许暂时消失，但迟早会自己回来。村里的沙土路上，已经看不见希日呼的白色轿车，老牧人的院子也空空荡荡的。

我爬上了毕勒古泰山，眼前是绿色的草原，河流正在阳光下流淌……

来，许多年没有喝过这样的薄粥了，从前的记忆还在。现时的生活，我有时还会煮上一锅粥，用萝卜干、老咸菜做小菜。用来养生又回忆的粥，薄薄的，却是来自人间烟火的慢煮，有久违的醇厚米香。家乡有一种小零食：薄脆，适宜下午茶。这是一款薄薄的小圆饼，不薄不脆，一薄才脆，薄而不碎。薄薄的饼，咬一口脆脆的，咀嚼起来嘎吱有声。如果是一种厚饼，就大失其味了。

食物的外皮要薄，这也体现出一种薄之美。吾乡的春卷皮，街头小贩手拈一团面，在空中甩啊甩，慢慢一按，面团拂过烧得滚烫的铜皮锅面，如舌头舔锅，很快一张春卷皮析出。刚捏着锅的春卷皮，此时薄如蝉翼，轻轻拎起，放在面前轻轻一照，看得见街市人影。

饼薄与食物的外皮薄，显匠心和精致，也是对饮食手工的不怠慢，对生活充满感恩。

夏日凌晨，天蒙蒙亮，晨曦薄如蝉翼，薄如牛乳，已有早起的人，他们是生活忙碌奔波。初出的光线，借助它看树，看路，看房屋……轮廓渐渐明亮。那日，我坐着窗口，看城市慢慢跟着光亮起来，四周楼群、马路、河流、树木也跟着渐渐明晰……这一切，皆是因为薄。透过这层薄，能够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天光大亮，霞光万丈，马路上有了鼎沸的人声，晨曦就不再薄了。热腾腾的生活，让即将开始的一天，活泛通透。

一些生动的物象，往往从薄开始。如，朝霞、晨雾、云、日出……薄为始，始而稠厚，一切皆变得美好起来。

风且吟听

土城子，以古朴的方式抒情

(组诗)

□北城

土城子古城

夯土版筑的邑，挡住了6米高的硝烟南望燕国，用14米厚的真诚守望在墙围起的边城中有秩序的生活家固安好

新安平县治所，一隅汉朝沿时间的轮廓直抵历史的深谷在内外城的天空下有多少盏灯火点亮夜平安顺逆

一条南北路，足丈量客驿站的马蹄和人间烟火通过陶瓦中复活的殿堂，朱门半掩农具、兵器、钱币各司其职撑起这座四四方方的城

五间房城址

天圆地方 群山仰望，半圆的穹顶倒扣在方形的基座上

南偏东30度的遥望 举起海拔470米的脊梁

山城古堡 西91米的险，北123米的峻 写成比石头还硬的防 东127米的辽，南167米的阔 布成势如破竹的御

以东胡的骁勇大开城门 碎石和沙土垒筑的堡垒 在风雪中屹立 手纹陶的纹络里 脉动着心中的那片山水

九道岭上

敲碎贫瘠 用一块块单薄的过往垒起6万亩的风景

柳碎茫然，擦拭遥望 有足够的辽阔装下心中的愿景

倔强了62年 用钢钎和铁锤截断天然 用人拉肩扛的笔，蘸着心中的青绿 一笔一画书写 九道岭的梯田

一笔烟岚带过 紫色的鸟鸣隐入松柏林 一条指向分明的路 穿过被霞光染色的惆怅 长成浓郁中的一抹深绿 山风过处，一行人借着曦光赶路

杏树园子

只为留住那缕花香 用心中的执念围起的名宇 心中的风景、家园、望眼欲穿的梦 杏树园子 说出来 内心翻滚的澎湃，舞动脚下的路

山区 坡改梯 高标准农田 留住水，留住土，留住田地长高的深情 淳朴磅礴 嘉许的文字从消瘦到丰满，语气从峭峻到圆润 抬起头，迎接稼穡之上的春天

心怀山水 俯下身，提起曾经的瘦水青山 坚初的眉宇间藏着有迹可寻的茁壮 酣畅淋漓的青绿中，软声探出头来 被梦载下，微笑着贴上期待的眉梢

平顶山上

浅山丘陵，层峦叠嶂 万亩杏林叠翠 辽阔被生机润色 且歌春风，且吟向往 蓬勃掩映，不是一页青绿可以说得尽

山顶之上，遥望 越过汉风过雨，连绵 花海擦去了历史的尘烟 战鼓一样的心跳密集的展开澎湃 岁月的五指在山间的梯田上犁出瑰丽的愿景 阳光普照

在平顶山的风中扯一片山岚 搭在一个村庄的肩头 梦圆满得毫无顾忌 动词是铺天盖地的绿 雀跃着绣出山村振兴的图章

星诗空

老牛湾黄河大峡谷 (油画) 吴迪

北国风光

